

【彪郊】皎入我怀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9180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91808>.

| | |
|------------------|--|
| Rating: | Explicit |
| Archive Warning: | Rape/Non-Con |
| Category: | M/M |
| Fandom: | 彪郊 - Fandom , 封神 |
| Relationship: | 彪郊 , 崇应彪/殷郊 |
| Character: | 崇应彪 , 殷郊 |
| Additional Tags: | 彪郊 - Freeform , 殷郊右向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eries: | Part 1 of 郊郊草莓脆甜甜好好吃 |
| Stats: | Published: 2023-08-20 Words: 5,845 Chapters: 1/1 |

【彪郊】皎入我怀中

by [payphone0529](#)

Summary

私设殷郊在摘星阁杀姐已没成功，假如在逃去宗庙前被崇应彪抓到了呢
郊郊穿寝衣辣么美，怎么没人写嘤嘤嘤 我来！
双性柴肉，有侮辱粗口，慎入

“来人！”

摘星阁上爆发出巨大的响动引来巡逻的侍卫，崇应彪一声大喝：“保护大王！”豁然出鞘的长剑，剑身反射悬出一角的明月，比起身后潮水涌上的北方质子营兄弟，他举步迈入阁檐下的阴影时显然慢了几步。

握剑的手几不可察地发颤，掌心更因此滚烫。崇应彪感觉自己不是在害怕，而是兴奋，不知是否是因为殷郊终于走上跟他同样的弑父之路，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将拖人下炎狱的畅快。

殷郊，你不是骂我弑父恶心嘛，现在你又是什么？都是弑父的畜生，等不及要去夺权的狗东西，你能比我高贵到哪去？

崇应彪无比恶毒地想，紧了紧手中的剑，一只脚即将迈进摘星阁时听到上楼的侍卫惊呼，下意识抬头。

身着月白寝衣的殷郊持剑自高高楼台上一跃而下，似天上皎月里流泻的银丝，宽袖翩跹成折翅的玄鸟。

他慌不择路跌跌撞撞往崇应彪所在的方向跳，鬼侯剑刃折射月华入崇应彪的眼，一片光亮中憔悴雪色的人影占据他所有视野。

崇应彪握剑的手下意识一松，发誓决不能松开武器刻入骨子的战士几乎想要就此抛下剑接住年轻的玄鸟，拢住入他怀的皎月。

可受伤慌乱的玄鸟瞥见他，嫌恶犹在，半空硬生生调转重心跌落进另一处，崇应彪死死咬住腮帮，还好……他的剑还未完全脱手。

自八年前就开始，那个满身大粪味的西岐农夫总能先他一步找到殷郊。别以为鬼侯剑沾血就能瞒过放跑殷郊的事实，谁都可以不了解殷郊，但出身质子营的质子不会。

殷郊一直拿所有质子当亲兄弟，他会为苏全孝这个反贼之子落泪，也绝不会用剑对着自己的兄弟。

他有着可笑的善良和柔软，对每一位质子都赤诚以待，如今的崇应彪不算在内，弑父夺权的禽兽根本不配做他的兄弟。

崇应彪杀了亲生父亲，殷郊杀了崇应彪，现在的崇应彪只是披着权欲人皮的恶鬼。

他当然不会放过一脚踩死殷郊的大好机会。

姜文焕以为用拿火把的借口就可以为殷郊逃走争取更多时间，喝人血吃人骨的恶鬼岂会真上套。不过须臾，崇应彪就不见了踪影。

王宫内太子刺王杀驾混乱不堪，姬发负伤，崇应彪不知所踪，姜文焕不能再擅离职守。他只能默默祈祷表哥赶快逃，千万不要被抓住，尤其是崇应彪。

……

殷郊仓皇失措，王室宗庙的路他明明很熟悉，此时却像误入迷途遍寻不到。

越来越清晰的甲冑碰撞和脚步令他的心跳动如擂鼓，衣衫凌乱的殷商太子面对漆黑堵死的巷尾，疼痛力竭的身体摇摇晃晃回转。

果不其然，追来的是殷商王家侍卫。

而不幸的，追来的人是北伯侯崇应彪。

“砰！”

崇应彪单臂抵住殷郊咽喉将人制在墙上，他扭了扭头，轻蔑吐了口气，笑道：“你还不是落我手上了，如何啊~太、子、殿、下。”一字一字，咬着牙往外崩，殷郊困兽犹斗，半挂于上臂的外衫挣扎中滑落至小臂。

崇应彪余光瞥了眼殷郊本就半露的胸膛，跑动这么久敞得更开。晶莹蜜色的肌肤盈满细汗，他喘着气，熠熠生辉的眼瞳刺王的凶狠还未散去，野兽一般瞪着崇应彪，毫不怀疑只要等他喘匀了气，肯定会凶猛扑上来反击。

可他不知道，崇应彪早被他杀了，眼前的崇应彪只是一个行尸走肉的恶鬼，恶鬼追上来是要吃他的肉！拆他的骨！喝他的血！

踩住玄鸟的断翅，一点一点把他撕碎！

他跟崇应彪四目相对，夜色太浓，看不清崇应彪脸上的焦急。他焦急寻找殷郊眼里有没有他的影子，都是狼子野心，殷郊眼里该映出他了。

不，什么都没有。崇应彪有一瞬间跌落谷底，紧接着一连串冷笑让殷郊以为他疯了。

崇应彪的确早就疯了，龙德殿上，殷寿逼质子弑父。做了这么多年质子，崇应彪没一天为自己而活，一个从小就被亲生父亲抛弃的不受宠的次子，反而要在必要的时候替抛弃自己的人去死。

崇侯虎不一定真要造殷寿的反，但他不造反的原因绝不会是担心朝歌里还有一个人头随时可能落地的儿子。

崇侯虎并不在乎这个儿子。

既不在乎，凭什么妄想他要为他抗命去死？

崇应彪杀了崇侯虎的事传到殷郊耳朵里，殷商的太子就未正眼瞧过他。

八年了，绝大多数时间都只能追寻殷郊一往无前的背影，偶尔会得到一息余光。仅仅是那一点点稀微的光，他都觉得暖意融融。

崇应彪杀了不在乎自己的人，手握炙热的权力，昂首挺胸去见太子。

未来的天下共主尚且因伤虚弱，听闻脚步声抬眸，长睫遮不住发现来人是崇应彪时的满心鄙夷。

“滚出去！”殷郊冷冷呵斥。

崇应彪闻声用力攥紧佩剑，他不是个听话的人，殷郊在质子营里也不是个以权压人的主。殷郊把他们当亲兄弟，亲兄弟之间不会有明显的尊卑。崇应彪是营里好胜的刺头，谁都不服，最常冲撞殷郊，殷郊不会真生气，无疑助长了崇应彪嚣张的气焰。

殷郊让他滚出去，崇应彪身上甲冑哐当一响，人没动。

漆黑璀璨的星眸沉默注视崇应彪良久，直到后者躁烈拧起眉，原来殷郊看向他，他的身影却在殷郊眼中抹去。

“崇应彪，你真恶心。”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殷郊这句话中落荒而逃，亲手弑父后早已完全破碎的魂灵被殷郊的话无情碾碎成渣。

哈哈……恶心……

哈哈！恶心！你觉得我恶心！崇应彪张狂大笑，狰狞浮上英俊的脸。

我受你父亲所逼不得已杀了崇侯虎，砍了自己半条命……

崇应彪会讨厌殷郊，看不惯殷郊出身王室，拥有高不可攀的血统，偏偏从不会以趾高气扬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这群地位其实不如牲畜的质子。

他会认为殷郊虚伪，太蠢，可绝不会去嫉恨这个真拿他们当兄弟的，为他们驱散阴暗的骄阳。

崇应彪恨殷郊入骨，究竟打从何时起？

是殷郊说他恶心的那一刻。他其实夜不能寐，生怕一闭眼就看见崇侯虎那张不可置信难以瞑目的脸。他拖着半死不活的躯体想去找照亮他的骄阳，然而骄阳无情将他推了开去。

哈哈，殷郊，你对我见死不救，夺去我另外半条命，我死了，是你杀了我！

崇应彪手指钳住殷郊下颌，仔细死盯殷郊的眼睛。

殷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鬼侯剑刺了殷寿一剑，妥妥大逆不道，明明沦为了同一类人，为何这双眼里依旧没有他的存在。

崇应彪怒不可遏。

混账！混账！你还看不起我！骨节作响的拳头一拳砸在殷郊头侧，他气得呼吸打乱了节奏，没人在乎，不会在意。

恶鬼就是要夺人性命，野狗就是要靠抢食才能活下去。

崇应彪咬牙切齿翘了翘嘴角，逼近看眼前落难的殷商太子。两人鼻尖挨着鼻尖，呼吸融在一处。

“哼哼……”他哼笑。

不在乎了，你不愿给我，我自会去抢！去夺！

他张口撕咬上殷郊微张的唇，形状姣好的薄唇立时有些肿了起来，“唔…不……”殷郊扭头想撇开，崇应彪把他下颌捏得动不了，唇上传来的疼痛逼迫他不得已张开齿关，湿滑的舌头立时闯入口中，狂躁地扫荡。

朝歌城中的某条街巷尾，尊贵的太子被一条野狗般卑贱的质子压在一堵墙上掠夺唇舌。

这还不够，崇应彪前端硬得发烫，扯开殷郊大敞的衣襟，他用力攥紧殷郊企图挣脱的手腕。得亏殷郊伤势未愈又添新伤，不然以殷商太子傲人的武技，崇应彪不一定保证能顺利制服他。

埋首殷郊凌乱的长发中，崇应彪深嗅怀中人的气息，冷硬的唇好不容易放过红肿的薄唇，转而向残留三道爪痕的脖颈流连。殷郊不愿仰头，崇应彪就一把扯住他的发尾，弄疼他，逼他抬头。

啃舐精致凸起的喉结，崇应彪心里有一个瞬间想就这么一口咬死殷郊算了，省得他折磨自己不得安宁。

可崇应彪还没吃殷郊的肉，喝殷郊的血，一口咬死他岂不便宜了他。

殷郊眼里不是视他若无物么，他偏要让殷郊里里外外都是自己的气味。

你感觉恶心，但你躲不掉。崇应彪恶劣地想。咬上殷郊右侧锁骨，犬齿用力到差点钉进皮肉，他急不可耐扯开殷郊的腰带，上面玉饰跟墙面相撞发出脆响。

殷郊虽未大婚，但不是一事无知的孩童，何况有一处秘密，不能让别人发现。

崇应彪想挤开殷郊的腿，奈何殷郊双腿并得太紧，两人膝盖抵在一处相互角力。

殷郊满身满心抗拒，想踹崇应彪下体，后者眼疾手快朝他肚子上来了一拳，那一拳痛得殷郊不由自主弯腰干呕全身泄力，崇应彪顺势挤开殷郊两腿，一只手径直顺着腿缝摸进去。

殷郊身心遭创，前方性器萎靡不振。崇应彪没兴趣了解太子殿下有没有兴致，手指往后面幽谷探，刚到半途手背不小心触到两片温热的软肉，没想到殷郊竟然身体一抖，一股暖流兜头朝崇应彪手淋下来。

崇应彪愣了一下，挑起一边眉，刚才气性十足挣扎不休的殷郊此时瘫软靠墙，要靠搭上崇应彪的手臂借力方能勉强站稳。

崇应彪把手拿出来，夜里漆黑看不清楚，只觉淋湿的手指湿滑，隐隐能闻到一股新鲜有别

于肉香的气味。

他凑近殷郊，那人半捂住脸，隔着一只手都能切身感受到俊美脸颊上滚烫的热意。

是什么能让殷商太子如此害羞？

崇应彪并未多想，趁着空档，殷郊提膝撞向崇应彪胯上，崇应彪脸拧成一团，蹲身差点痛萎过去。

他勃然大怒，伸手扯住马上要越过他逃走的殷郊，拽住脚踝用力一把拖回来，摁在墙上。

“还有力气打人，我倒要看看你骨头有多硬！”手下失了轻重，朝那个湿润柔软的地方插回去，没想到是一道软肉紧闭的肉缝，在会阴位置，还没到后面的幽穴。

指尖夹住触碰到的果核拧了拧，殷郊立即一声惊喘，崇应彪总算搞明白刚刚自己摸到的究竟是什么。

他笑，殷郊藏得太好，做了八年兄弟，一群人一起洗过无数次澡，未曾有一人发现过殷郊身体的秘密。

不，也许有一个人知道。

不是殷郊母族的表弟姜文焕，是那个挑大粪的西岐农夫。

一想到此，崇应彪整个胸腔都快炸了，那西岐农夫定已尝过殷商太子的滋味，殷郊这般抵触，是要为那人守身。

呵，真是讽刺，一碰就流骚水的地方，只留给一人。

妈的，该死的西岐农夫。

“反正都被人玩烂了，我看也用不着对你轻点。”崇应彪怪声怪气嘀咕，撩起挡往下身的前甲，掏出刚挨了一击痛得他额角青筋直跳的那玩意儿对准肉缝不管不顾横冲直撞进去。

殷郊霎时浑身僵硬，身体架在崇应彪腿上，大张着嘴却发不出丝毫声音。

劈开下身的铁棍又胀又硬，粗暴进入从未有外物踏足过的秘地，他痛得头眼昏花，唯一反应只有大口大口汲取空气。

那里面又紧又软，不自主收缩的内壁裹紧血脉膨胀的肉棒，一股暖流顺着粗壮的棒身蜿蜒流，仿佛将要吸走崇应彪的魂。从未有如此美妙的触感，他锁住殷郊的腰，掌下劲瘦的腰身在不停发抖，连人都快厥过去的模样。只不过崇应彪一动胯，殷郊就开始低低的叫，呜呜咽咽不成调。

殷郊还想跑，但他被禁锢在高墙与崇应彪之间，鞋履歪斜小巧的半个脚掌都露在外面，根本动不了，天地浮萍一般只能随崇应彪的动作摇晃，手指抠紧崇应彪身上批挂的肩甲，用力到快绷断指甲。

崇应彪拼命用胯下凶狠的怪物往殷郊身体里撞，甲冑和肉体摩擦碰撞声不绝于耳。他衣饰尚完好，但殷郊下身大敞，两人就在阴暗的巷尾肉体纠缠，不明所以的人遇到会以为是哪里来的大晚上跑出来勾人接私活的娼妇，以及要色不要命的浪荡子。

崇应彪把殷郊摁在墙上狠禽，抬起殷商太子的一条腿，肉棒每抽出一，淋淋的汁水就会浇湿他的大腿。

刚叫人禽了就不停流这么多水，怀疑殷郊体内是不是有个永不干涸的泉眼，又觉得他实在

淫贱，装作不愿，一插进去就喷潮，媚肉绞紧肉棒不放，使劲往里吸。

殷郊能骚成这样，敏感的身体一碰就抖，指不定被那该死的西岐农夫调教了数不清多少次。让这小娼妇学得只认鸡巴不认人。

呵...呵呵.....崇应彪眼眶热得发酸，长长吸了口气，俯身叼住殷郊左边胸乳吮咬泄恨。

贱人！真是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勾引不少人，对我就不冷不热。

口口声声都是亲兄弟，有谁会敞开腿任亲兄弟禽，有谁会被人奸还用浪穴夹紧鸡巴在兄弟身下乱扭。

崇应彪此时完全沉浸于自己的情绪中，根本没空理会殷郊被他干得发呕。

杀了我.....杀了我.....与此刻相比，他宁愿就在王宫没逃出来，也好过在此受人侮辱。殷郊陷入绝望，视线天旋地转，渴望自己能昏过去，最好永远都不要醒。

一滴水珠落入眼中，他眨了眨眼，发现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雨。

埋头狠干的崇应彪同样感觉到，抬头望天，冰冷雨水只能让他短暂清醒片刻。

他摸了摸殷郊昏暗光线下依旧靛到惊人的脸，不愧为王室贵胄，挨禽挨到进气没有出气多，那双漂亮迷蒙的眼眸还能勾魂摄魄。

就着把殷郊摁在胯上的姿势将人抱起，崇应彪一手提着鬼侯剑抱着殷郊在怀中边走边禽，过了一会儿寻到一处能躲雨的地方。

一脚踹开门，殷郊终于忍不住压碎在喉咙的呻吟，肉体紧紧相连被抱住禽了一路，媚肉违背主人意志兴奋到痉挛，淫水不知流了多少。他浑身打哆嗦，崇应彪刚把他放到地上，殷郊身体直接半瘫下去。

借着房内燃烧的几只零星火把，发现这屋子挺宽敞，视线再一扫，发现不知是居住在朝歌的某个贵族家的宗祠。

这家的列祖列宗在看，来自北境苦寒之地的质子禽干殷商的继承人。

崇应彪不管这些，目光集中在殷郊两腿间肉香四溢的软穴。禽到暂时闭合不了的穴口此时就是一个幽洞，两边禽开的鲍肉殷红一片，沾上不知哪来的血沫子，看着极是可怜。

殷郊喘了两口气，身后目光紧紧黏住他如有实质，他挪动不听使唤的腿，企图离崇应彪远一点。

他也看到立在供桌上一排排牌位，回头看了眼解开臂甲的崇应彪。

“崇应彪，先人有灵，你别太放肆了。”

回答他的是北伯侯肆无忌惮的话：“先人有灵你也信。”他指了一遍供桌上的牌位，“这些个破烂玩意儿要是真有灵，我就不会在朝歌当质子。”俯身欺近殷郊面前，一字一句道：“四大伯侯不会死了三个.....”视线落在殷郊大雨落湿的长发上，顿了一下：“你也不用逃命。”

甲冑落地，崇应彪脱了自己一身王家侍卫的束缚，三两步上前不管不顾捞起殷郊的腰，肉棒驾轻就熟插进肉穴。

没了甲冑阻碍，两人身体贴的愈发紧密，抬手捏上殷郊挺翘的臀，盈汗的臀部在指间泛起

丰腴的肉浪，他忍不住拍了一巴掌，弹弹的臀肉连同殷郊的嗓子一起颤，哑不成调。

殷郊受不了崇应彪拍打，每一下都使他不得不往后坐，缩进崇应彪怀中来躲避。野兽交媾的姿势只会让二人结合更加紧密，他一往后，肉棒就挤开交叠的媚肉往最深处挤，直到触碰到一圈环肉，刚碰到，殷郊穴里就疯狂流水，环肉圈紧壮硕的龟头不放。

殷郊抬身欲离，崇应彪双手用力将他摁在自己胯上，贴着殷郊的耳朵，用欲火熏哑的嗓音道：“你连胞宫都有，是不是前面这货不顶用。”说着抬了抬殷郊因痛苦一直半软不硬的性器，调笑道：“得靠这口骚穴来为王室绵延子嗣啊，哈哈。”

他说得把自己都逗笑，笑得眼泪都出来，妒到面目扭曲。

“姬发有没有禽过你这里？啊？”崇应彪咬着殷郊耳垂，一手捂住殷郊的嘴不许他吭声，他不想听，“有没有直接射进你这里？”用尽全身力气，崇应彪用肉棒残忍凿开柔嫩的宫腔，龟头伸进去，一下就被小小的胞宫包裹住。

“他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把你禽成肉套子？”

“唔！唔唔！”殷郊被捂住嘴说不出话，忍了许久的眼泪哗啦下来，不止因为胞宫强行破开的疼痛，还有最好的朋友因他受到污蔑。

“你是不是怀过孽种？告诉我，是不是怀了不敢生下来，就偷偷打掉。”崇应彪想起一件事，一次战事后殷郊未参加质子营训练半月有余，定是那时怀上孽种了。

倘若殷郊听得见他心里在想什么，就算身体虚弱万分也会转过来掐住崇应彪的脖子骂出声：“放屁！老子为了救你们身受重伤，崇应彪你他妈的到底是不是人！”

可惜他听不见崇应彪心里想什么，不了解这个来自北境的质子心里有多妒，多恨。

对权势的贪欲，对姬发的嫉妒，对殷郊的憎恨组成了现在这个崇应彪的全部。他苦受煎熬，烈火烧骨，便要把痛苦全数转移给殷郊。

一切都是殷郊造成的，是殷郊对他视而不见害死了他。

殷郊活该，活该被他禽。

“你不是太子吗？你不是要代替你父王自焚献祭吗？你不是想让大商千秋万代吗？”崇应彪道：“既是王室子孙就该好好绵延子嗣，用你这口穴，作为你的好兄弟，我帮帮你。”说罢，猛力加快冲刺捣弄的速度，几乎把殷郊顶飞出去。

“都射给你，给我北境崇家多生几个继承人，我不会让他们当质子。给你殷商王室多生几个继承人，让他们知道太子之位多难抢……哈哈哈哈哈……殷郊啊殷郊，你瞧瞧你这难堪的模样哈哈……”

崇应彪在那又哭又笑，殷郊背对着他半趴在地，垂头不知是昏是醒。

他们谁也看不到对方。

……

第二日一早，殷郊自噩梦中惊醒，浑身疼痛昭示那并非是噩梦，而是现实。

崇应彪就睡在他旁边，用披风密不透风将他包进怀里。殷郊看了眼不远处的鬼侯剑，再看看伸手就能够到的头盔。

举起头盔向崇应彪猛砸下去，砸破了额角，眼看崇应彪头歪在一边昏过去。

他应该一剑捅死崇应彪的，可他没有多余提剑的力气了，连人都砸不死。

摇晃着站起来，殷郊佝偻着腰身捂住酸软的肚子，穿好尚能蔽体的寝衣拖着脚步，离开前回望一眼那排排静默的牌位。

必须得赶在街上人多之前去到宗庙。

直到月白的衣衫消失在拐角，崇应彪才睁开眼，捂住流血的额头坐起身。

连人都砸不晕，还想杀他，做梦。

崇应彪小心翼翼捡起殷郊寝衣上落下的碰碎的玉饰。

看在一夜露水情的份上，他放了殷郊一马。

碎裂的玉饰割破了手掌，崇应彪一手握紧，毫不在意。

殷郊，你最好滚得远远地。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